

彭国栋 著

新时期小说的

艺术精神

XINSHIQI XIAOSHUO DE YISHU JINGSHEN

艺术精神



河南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的艺术精神

XINSHIQI XIAOSHUO DE YISHU JINGSHEN



彭国栋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的艺术精神/彭国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623-858-5

I. 新… II. 彭…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53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承印单位 商丘市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毫米×1240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58-5

开本 32
印张 9.625
字数 198000
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绪 论

“新时期”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和灾难,也标志着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伴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复苏、新生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期小说的总体特征除了表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的时代气息和创作形式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融入了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使新时期文学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文学的艺术精神是指文学内在的艺术本质和精神诉求,它是一种触及人的本体存在和精神生成的深层思考。它不仅指导着各种艺术活动,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渗透于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

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①一书中说:艺术是由人创作并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使命感使人觉悟到应该“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

在西方文学中,艺术精神常常表现为以人为核心、关注人

^① 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的生存、关注人的生命以及对于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思考,洋溢着一种认识自我、解放自我、回归心灵、张扬个性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学则常常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存在、获得自我的本质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精神,倾向于个人向群体的皈依和融合,以牺牲个性求得与整体的圆融与和谐。因此,中国文学一直具有道德教化和意义承载的传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尚书》的“诗言志”;从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众、道德、宗教及政治,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到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中国文学一直承担着“代圣贤立言”、“文道合一”的历史使命。

新时期小说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催生与成长,必然无法摆脱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无法割断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但是新时期文学又毕竟是在一个时代终结的历史关头出生,必然带有它自身所谓的“新”的特征。这种“新”主要体现为一种哲学意义的人文关怀,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及其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张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表达人的内在需求和深层欲望,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导话语。新时期小说在人文关怀的主题之下也包含着人的发现和启蒙以及对旧的观念和成规的批判。虽然这其中少不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五四”的精神传统,但它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还是具有一些新的开创意义的。同时,新时期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突破也较为明显,在先锋小说的实验性创作中,传统的小说观念、结构模式、叙述话语均被打破,而代之以全新的小说理念和文本样式。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从伤痕文学以来就不断地对小

说创作中出现的文学现象给予总结和阐述,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但是,有些文章在对新时期小说进行评论时,缺乏对其精神实质的指认。最近几年,也有一些研究新时期文学的论著问世,这类著作更注重历史的、线性的或板块性的研究,但缺乏深入的综合的精神实质的开掘。本书旨在前者理论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深入探讨,从艺术特征及精神实质层面确认新时期小说的艺术精神。

新时期小说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伤痕文学。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前提的。“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一种在政治迷信的烟雾中对中国人民的一场公然迫害,是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摧残。然而,这种摧残又只能在打破了精神枷锁、思想获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能被认识和清算。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因此,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伤痕文学也自然而然地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了表现对象。

伤痕文学作品以凄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以鲜血淋漓的叙事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对这场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血和泪的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主要思想内涵。

伤痕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发端,很快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肖平的《墓场与鲜花》、祝兴义的《抱玉岩》、王蒙的《最宝贵的》、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陈世

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以及长篇《将军吟》（莫应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伤痕文学主要是侧重于对“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深层的精神却是对人的思考 and 关注。

《班主任》的可贵之处显然在于作品表现了“文革”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摧残、扭曲。作品中的班干部、团支书谢慧敏身上无疑保留着许多可贵的素质，然而，当她看到波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书中有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谢慧敏的悲剧在于：她只会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她认为只有老师讲的、课本中选的东西才可以看，其他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所以她发动全班同学对《牛虻》进行了批判。“《牛虻》事件”是这篇作品的一个焦点，它集中揭露了“文革”对人的精神上的摧残和愚弄，而受害最深的却是那些纯洁、善良的孩子。他们虽然肉体上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但是他们的心灵被蒙蔽和扭曲了，在政治的风浪中他们被扭曲成了精神上的畸形儿，他们变得是非不分、黑白不辨，这才是“文革”时代最大的悲剧。

卢新华创作《伤痕》的目的是集中表现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造成的伤痕。但是他在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文革”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和失落。主人公王晓华因为妈妈在“文革”中被错打成叛徒，便毅然和家庭划清了界线，和妈妈断绝了关系，只身下乡到了农村；她拒绝了妈妈寄来的衣物和吃食，退回妈妈寄来的信件，直到妈妈去世，她也未能见上一面。是什么力量使王晓华毅然地割断这血肉亲情？是“文革”！它使人的心灵和情感发生了严重变形和扭曲！这种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令人震撼，而文中对人性的呼唤也感人

至深。

伤痕文学以特有的忧患意识承担着历史的苦难,表现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忧思和前途的思考。如果说“伤痕文学”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它指出了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残害,引发了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思考与呼唤。尽管“伤痕文学”还缺乏历史的穿透力和文化的深邃感,但它突出了文学对人性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伤痕文学在这一特定时期对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反思文学是紧接着伤痕文学出现的另一个文学思潮。顾名思义,“反思文学”重在对“文革”根源和成因的“反思”。这股潮流以“反思”“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教训为主要内容,代表作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从维熙的《泥泞》、张弦的《记忆》、郑义的《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等,长篇小说则有古华的《芙蓉镇》和戴厚英的《人啊,人》。

反思文学在伤痕之后增强了思考的深度,它注重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思考和追问,人文关怀有所加强。事实上,反思文学着重揭示了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这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直接根源。在《李顺大造屋》这个作品中,李顺大的人生理想就是能拥有自己的一所房屋,但他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五七年积累的造屋材料,被五八年的“共产风”全刮走了;从六二年到六五年,李顺大又积累了造屋的资金和材料,但是“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的造屋梦又成了泡影。李顺大的造屋史揭露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即出现了“左”倾路线。李顺大预备造屋用的砖头,被“共产”拿去垒炼 5

铁炉了；木材被拿去做推土车了；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圈的屋顶了。从李顺大的命运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被剥夺，是个体在群体中的被吞没，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感情、个人的价值完全被否定和忽视，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制度中固有的悲剧因素。

而郑义的《枫》则通过一对恋人在“文革”中胸怀革命豪情，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战斗中被政治运动吞没的悲剧，揭示出“文革”中人性被异化、人与人的关系被扭曲的事实。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伴随着对“伤痕”的揭示、历史的“反思”，对“文革”中种种非人道、非人性的现象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并传达出了重新确立人的尊严、恢复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价值的强烈呼声。

改革文学显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走向文坛的，它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塑造了一批改革者的形象。“改革文学”在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和承担意义之外，还着力表现了人物的感情世界，主人公一般都敢爱敢恨，甚至敢于面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做一些稍微“出格”的事情。这既不损害改革者们的形象，又使人物性格更为丰富。晚后一些的改革作品也从文化深层上触动了传统的根基，它主要揭示了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制约和阻碍，显示出特有的批判精神。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远山、纯辉合作的中篇小说《反水》。小说讲述了原附属于“海峡集团”的“卓越公司”董事长凌锐在接管整个集团、出任“海峡集团”董事长后，为了整个集团的利益而损及到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

“卓越公司”的利益的事。在整顿过程中,他与原来配合默契、情同手足的助手欧阳凯及其他伙伴之间出现了矛盾并最终分道扬镳。在小说的最后,经过艰难的整合,原来机构臃肿的“海峡集团”终于走上了轨道,欧阳凯也成为“二十一世纪电脑公司”的总经理。虽然两人在事业上都很如意,但凌锐和欧阳凯之间的友谊却不复存在。小说在结尾交代了一个新的消息:欧阳的“二十一世纪电脑公司”也有人“反水”了。而离开的正是当年坚决拥护欧阳并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这看似无意的一笔,却暗示出在新的经济关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以传统的“信誉”、“友谊”为基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在人际关系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寻根文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人伦温馨和古风淳厚的历史景观。汪曾祺等人的作品让我们想到了类似沈从文的韵味和意境。他们从传统文化和历史岁月中寻找人们的美好和人情的醇厚,从历史的回味中比照当下的道德状况,以期引起人性的思考。寻根文学同时具有规避政治统治的反叛企图,虽然这种反叛不是激烈的抗争,但是这种温柔的逃离也是一种文学姿态,在长期习惯了政治话语统治的作家们,能迈出这一步已实属不易。而且寻根文学在对政治伦理疏离的同时也向文学本体靠近了一步。寻根文学当然也发现了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劣根性并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寻根文学力图用优良的传统民族精神来恢复现代人健康的人性,重视人的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寻根文学呈现出更为突出的人文精神的品格。

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是给中国文学动大手术的一支生力军, 7

他们在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均采取了质疑和反叛的姿态。在马原、格非、余华等人扑朔迷离的实验性叙述话语中,传统的真实理念和文学常识公理均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元小说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使小说创作回到了创作的虚构性本身,虚构成为小说的本质特征,叙述话语的技巧被突出出来,并通过话语技巧的确认而达到了颠覆传统小说成规的目的。先锋文学在内容上虽然流露出过多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色调,但是它的人文精神是必须引起重视的。因为其真正是从人的立场来思考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先锋派作家在“文革”荒诞的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一切都被剥夺和愚弄。他们深深感到了人生的荒谬与存在的虚无,他们为此恼怒不已。为此,他们改变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本策略,以攻为守、以破代立,对人本质和存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质疑。在“人为什么这样”、“世界为什么这样”的追问中明显地表达着“人不应该这样”、“世界不应该这样”的主题。

新写实小说是理论家们命名的结果,因为几个主要的新写实作家如方方、范小青都承认自己说不清什么叫新写实;池莉则根本否认自己是什么主义或什么派,她说自己只是个作家而已,其他什么都不是。但新写实毕竟在理论家们的批评炒作中被推上了前台。新写实虽然以写庸常人生为其表征,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却在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揭示与思考,还原生活的真实,消解传统意义上的崇高和价值,回复到原初性的现实主义。意义在生活中的缺失及崇高的退场有其对历史质疑的反讽策略,这其中也包含着新写实的哲学思考。至于人们是否接受这种庸常和平凡,新写实小说也表现出一种无奈,也许“无

奈”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

新历史小说是从新写实小说延伸过来的一条支脉,王又平给它下的定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①在新历史小说的文本中,解构重心是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崇高。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红粉》、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等为代表,着力消解所谓的“正史”,解构“宏大叙事”,反“史诗性”,质疑“客观真实”,通过对“历史”的重释而获得一种新的历史认识。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新历史小说在表现历史的同时,更加着力表现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对人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历史的演绎和传达。

女性主义写作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潮,其理论基础是完全西方化的,但是在具有几千年男尊女卑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女性的这种集体反抗还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个思潮中,无论是陈染、林白、徐坤,还是卫慧、棉棉,甚至到热闹了一阵子的木子美,她们的创作首先是以反抗旧有的规范和秩序为出发点的。从深层次来说,女性索要的是在旧伦理道德束缚之下失去了的人的本质和人的权利,她们要从男权统治和男性话语中把自己重新解放出来。如果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女性主义写作,那么对“私人话语”、“身

^①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体写作”等貌似惊人的口号就会多一分宽容。

总而言之,新时期小说是以思考、质疑、探索、创新为其总体标志的。就其内在精神来说,针对历史和成规,它表现出了批判精神;针对民众的落后和愚昧,它表现出了启蒙精神;针对现实和人生,它表现出了人本精神;而在艺术本身的发展上,它又表现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新时期小说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乃是人类心灵的核心与本质,海德格尔曾说:“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①新时期小说伴随着人的启蒙和人的思考,使中国文学开始了再一次真正的、深入的人性呼唤和人文关怀,因此,新时期小说也必将成为再一次的人性回归的历史。

①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伤痕文学	1
第一节 伤痕的抚摸与生命的沉思	1
第二节 刘心武的《班主任》	14
第三节 卢新华的《伤痕》	28
第四节 “伤痕”的余响	37
第五节 伤痕文学的意义	46
第二章 反思文学	49
第一节 历史的“反思”与人的回归	50
第二节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72
第三节 古华的《芙蓉镇》	78
第四节 郑义的《枫》	86
第五节 张贤亮的《灵与肉》	90
第六节 戴厚英的《人啊,人》	95
第七节 历史“反思”中的“知青小说”	99 1

第八节	历史的“反思”和深度的超越	106
第三章	改革文学	110
第一节	改革大潮中的改革者	110
第二节	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	115
第三节	柯云路的《新星》	119
第四节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122
第五节	改革文学的社会学及人学意义	126
第四章	现实主义文学	129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	129
第二节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表达	133
第三节	路遥的《人生》	138
第四节	史铁生《命若琴弦》的终极关怀	143
第五节	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精神	147
第五章	寻根文学	149
第一节	文学与民族的文化之根	149
第二节	韩少功的《爸爸爸》	153
第三节	阿城的“三王”	155
第四节	王安忆的《小鲍庄》	159
第五节	文化寻根的悖论与困境	163
第六章	现代派小说	166
第一节	现代派小说的改革与发展	166
第二节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170

第三节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	175
第四节	新时期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本质	177
第七章	先锋小说	180
第一节	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	180
第二节	马原的《虚构》	182
第三节	格非的《迷舟》	186
第四节	余华的《现实一种》	188
第五节	洪峰的《奔丧》	192
第六节	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	195
第七节	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197
第八章	新写实小说	200
第一节	真实与写实	200
第二节	池莉的《烦恼人生》	209
第三节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214
第四节	方方的《风景》	217
第五节	直面真实与生命沉思	223
第九章	新历史小说	226
第一节	历史的认识与改写	226
第二节	莫言的《红高粱》	232
第三节	陈忠实的《白鹿原》	235
第四节	苏童的《妻妾成群》	237
第五节	书写历史的勇气	241

第十章 新女性小说	242
第一节 新女性小说的发展	242
第二节 陈染的《私人生活》	251
第三节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255
第四节 徐坤的《狗日的足球》	259
第五节 新新人类文学	261
第六节 夏娃视野中的男性群落	270
第七节 静心的《迷旆花园》	281
第八节 女性解放的探求与困境	290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3